

雪漠著

这一场风依然很猛

黄尘满天

黄沙满天

那尘似凝在天幕上

那沙怪啸着风窟

山就活了

在不易察觉的蠕动里

埋了田

埋了地

埋了人烟

①

猎杀

西部小说系列 插图版

· 雪漠 ·

猪 牙^①

雪漠著



第十章

1

次日，猛子和黑羔子来到猪肚井。猛子的胳膊上还扎着纱布。孟八爷听了老顺不卖鹰的事，赞道：“那老崽，大事不糊涂。”又听说村里也闹起了狼灾，欷歔不已。

对狼祸，孟八爷已想好对治的法儿：用药“闹”。因为用枪，不保险，一股火喷出去，死活就难说了。用夹脑，早叫狼识破了，谁也抹不去铁腥味，也无法叫狼的鼻子瞎掉。想来想去，用药，成功的可能性大些。以前，他用过那药，无味，一“闹”一个准。那时，下一次药，几个小丸儿，能“闹”好几只狼。后来，嫌那法儿太损，又不过瘾，才改用枪的。

听张五说，内蒙古的黄毛道尔吉从外地弄了药来，瞎炒，糟蹋了一坨，还剩几坨。孟八爷就想去，要一坨来，炒制好，放在狼必经的路口上，狼一咬，啪，就闭气了，叫人立马捆了，往它鼻中喷水，解了药性，送往凉州公园，叫人们观赏去。

牧人们听了，都不好说啥。因为有孟八爷在，张五死活不接这个活。这是规矩。那踪儿，孟八爷先踩了，去抢，不义气。

安顿一番后，孟八爷备足了水，备足了干粮，留下了枪，自个儿带个桦条，借了红脸的骆驼，出了猪肚井，往内蒙古方向走去。行不多久，一点黑星撵

了来，是老山狗。本想带它去，又觉得猪肚井更需要它，就唬一声，撵它回去。老山狗驻足了，凝在沙丘上，目送着走向茫茫沙海的主人。

骆驼口吐白沫，打着响鼻，几星唾沫，溅在孟八爷脸上。他也懒得去擦，只管捉了那驼毛缰绳，一路行去。行了一阵，兴致大增，脖子一扬，唱起来了——

尕老汉哩吗哟——哟——

七十七哩吗哟——哟——

再加上四岁唢尔呀尔哟——

八十一哩吗哟——哟——

唱到兴处，骆驼也直梗梗叫一声，仿佛说：“好呀，再来一个。”孟八爷呵呵笑了。

他拍拍骆驼脖子，也不去骑它。若不太累的话，他轻易不骑骆驼。这驼不是坐骑，而是伴儿，行沙路，太寂寞了，有个伴儿好。这是个公驼，身坯儿好，正是青春好年华呢。孟八爷也想起自己的青春好年华了，兴致大增，一扬脖，又唱起来——

墙头上蹲着个鹦哥儿，

鹦哥儿没有个尾巴。

你给我先做个烟包儿，

我给你买一块手帕。

通往内蒙古的沙山很高，直刺天空，只一道岭，就够翻半天了。沙上多蠕蠕细浪，很是精致，仿佛由巧夺天工的手工笔细描了的。小的纹，大的旋，再大的浪，一晕晕荡去，线条很是飘逸。常见动物行过的踪迹：这细蠕蠕的爪印儿，是一种叫“瞎蹦子”的老鼠儿的。这家伙，小眼睛，短爪子，尾巴

只有寸把长，可最是嘴馋。以前，常把孟八爷撒下的“闹”狐子的药偷偷搬进洞去。有时，它也忍不住馋，就去咬药丸儿，才咬针尖大个眼儿，便伏在药丸上，死了。……这蹄印，是青羊的。那是黄羊的。那是石羊的。青羊个儿大，差不多有驴大呢。黄羊个儿小，和石羊差不了多少，都跑得比风快。这石羊，多在石岗上跑。偶尔，也会到沙窝里来。那可是个跳高冠军呀，悬酥酥的一个崖，人家一蹦，就上去了。

这梅花状的爪印，便是狐子和狼的了。狐子的小，和猫爪印差不离，看去，是一溜直线，很少拐弯。那大些的，像狗爪印的，便是狼的了。狼是自由的动物，它没有狐子那么多的讲究，直哩，横哩，斜哩，想咋走，就咋走。

那沙山，直插天空，高到云里了，怪不得叫“沙漠的珠穆朗玛峰”呢。那山脊，刀削似的利，一刀高过一刀，就把天割成一个个块儿了。天空是惊人的蓝，水洗了似的清新，把人的脏腑洗透明了，也把那本是灰色的沙衬黄了。站在沙山上，眯了眼，任思绪和眼游去，神没了，形没了，只觉磅礴的大气融了自己，那天呀地呀，也融入心了。

沙山虽高，牵了驼，沿了阴洼，碎步儿走去，也不嫌多累。孟八爷走惯了。寻常人进沙窝，先得塌膘，经过了苦，熬过了累，瘦了几圈，脂肪少了，精肉多了，叫塌膘。塌了膘的人，才能走远路。孟八爷老进沙窝。那膘，在二十来岁就塌了，在沙山上行，和平地没啥两样了。

沙洼里有各种植物，黄蒿，毛条，桦秧子，梭梭柴，拐枣柴……叫秋霜一掠，都跟沙一色了。记得上回，王秃子叫他进沙窝时，一定要带些拐枣柴来。把那红色的拐枣，锯成一寸方圆的坨坨儿，放水熬了，当茶喝，能治肝炎的。王秃子那婆娘，得肝炎多年了，没钱治，只有拖了。出去时，一定给她弄些拐枣。

翻过几道沙山，太阳已悬到西山顶上。孟八爷选个露宿的所在，把骆驼拴到一墩柴上，叫它自个儿吃去。因为要远行，孟八爷没带皮袄，穿得也不厚。走路时，仍嫌热，汗水潮湿了衣服。可一停下，风一吹，就寒森森了。趁着天色尚亮，孟八爷捡了足够的柴。为了防寒，防野兽，篝火是少不了的。等

黑夜涨潮似的漫过来时，孟八爷点燃了篝火。

就着火光，他吃点馍，喝点水。在火旁刨个沙槽，往槽里拨些火籽儿，叫它慢慢儿煨去，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张五。那老栋们谈到的“罪犯”，仿佛是青面獠牙的怪物，他们哪能想到，这也是个可爱的老头儿呢，只是心还没转过弯来。也许真为生活所迫，可不管咋说，不该……可活不长了。明知活不长了，该好好歇息一下，却仍往沙窝里钻。听那语气，得了病，值得高兴呢。……你当然，没几天好活了。可鹁子们，才活人呢，路还长着呢，真叫他们猫颠狗蹿一辈子不成？贼不犯是遭数儿少，逮住是迟早的事……他后悔没劝劝张五。明知张五也不是不懂那道理，但还是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。当时，他真叫张五一连串的发问打晕了。怪，一辈子了，从没那样窘过……自己是不是真有些管闲事了？可这一切，连着自己的喉咙呢，算闲事吗？

篝火呼呼燃着，烧去了大漠的死寂。无风。有月亮。月亮上有个晕圈。那是“风圈儿”，明天肯定有风。这些年，老刮风。不刮风的日子，倒稀罕了。若是风沙大，就会影响行程，好在水多——他专门挑了个大塑料拉子，食物也够吃，倒没啥可怕的。若有枪，当然更好，打个兔子，烧了，吃来，有另一种风味呢。

孟八爷抽阵烟，叫烟进入每一个毛孔，熏出惬意来。他斜了身，倚了沙，眯了眼，坦了心，任那篝火烤去，把舒坦烤进每一个细胞。这是沙漠旅人最惬意的时刻。行了一天沙路，流了半身臭汗，身乏了，心累了，就啥也不想，由那火烤吧。这世上，还有比这更舒坦的享受吗？

孟八爷很少想啥。自他发现想啥都没用的时候，就不想了。脑中总是空着。空了就空了。他只是干好手头的事。别的，随缘吧。不该争的，不去争；不该愁的，懒得愁；车到了，路就开了。万事万物，自有它的道儿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那就不算了。但手头的事，必须做好。该他做的，就尽力子做去。吃啥饭，干啥事，得尽心尽力。成了，哈哈一声。不成了，也哈哈一声，都往脑后一抛，再叫心空了去。

所以，翻了几道山，孟八爷觉得并没翻。那脚儿，由了它走去，上坡也罢，

下注也罢，只是脚在行动，心却不留痕迹地在虚空里扫。

火小了。孟八爷睁了眼，丢几根柴，牵来骆驼，拉到柴堆旁，喊声“蹀”，骆驼便跪在沙上。孟八爷用缰绳把它蜷了的膝盖扎住，以防它趁人熟睡时溜到远处，再用脚把那堆干柴拱到骆驼头前，由它吃那些毛枝儿。他往旁边挪挪，挪出骆驼翻身时压不着自己的距离，再拨些火籽儿入槽，叫它往热里煨沙；仍眯了眼，把心也投进火里，叫它随火焰熊熊去。待睡意袭来时，就用桦条搅搅槽中烫沙，和衣滚入槽中。没等沙中的热蠕动上来，他已打起了呼噜。

2

半夜里，孟八爷醒了。深秋大漠的夜晚是冰窖，火籽煨出的那点热早没了。彻骨的寒凉穿透了衣服，一下下唤他，就醒了。

一睁眼，便看到月亮和那个巨大的晕圈。明日的风沙，想来挺大的。星星却很弱小，似亮欲熄。身旁的空气凝住了，这说明，露宿的地方背风。旅人身上有汗，汗眼洞开，若是当风露宿，会生大病。先前，村里常有叫“神风”掠了的人，猫个腰，拐个腿，手似鸡爪，口歪嘴斜，重的就瘫了，据说多是身热时不注意避风所至。所以，远行人露宿，先要择地。孟八爷选的，就是极好的地方。近旁，有个巨大的柴棵。柴棵下，有窝。这儿母兔待过，生过小兔。这地方，贼风进不来。许多时候，动物比人更有生存智慧。

风虽侵不了身，寒却袭来了。孟八爷就爬起身。骆驼已侧身躺了。初卧时，它是跪的。等跪得过久，它便会斜躺了，放松一下。若是人没经验，挨得过近，睡梦中就会叫骆驼压住，很是危险。孟八爷觉得腰有些硬，就使劲捶几下……老了。他想，先前，在冰地上睡一夜，一起身，腰身仍如才睡时活泛。现在，老了。他边捶边晃晃腰身，捡几根毛柴，用打火机点了，再次燃起篝火。

远处，传来一声狼嚎，还有“呱嗒嗒，呱嗒嗒”的声音，很像旱獭的叫。

孟八爷也不去管它。夜行，他啥都不怕，鬼也不怕，狼也不怕。村里的狗，多厉害的狗，一见他过来，就缩了身，抖个不停，还发出含糊的可怜的呜呜

声。齐神婆说这是杀气所致，也许是真的。他与生俱来地带了杀气，任啥动物，嗅到那气，都会胆寒的。

篝火燃起来了，暖意又扑向身子。骆驼给惊醒了，又恢复了跪状。孟八爷添些柴，叫火尽量烧旺些，侧身在火边睡了。靠火的脊背暖烘烘的，胸腹却叫夜气浸得透凉，只能忽而烤烤胸腹，忽而暖暖脊背，胡乱迷糊一阵，却再也睡不实落了。

迷糊中，听得骆驼突突地打起响鼻，睁眼一看，不远处有两个绿绿的灯泡。那样儿，一看就是狼。篝火只剩下火籽了，有几根没干透的柴在冒烟。孟八爷又丢了几根毛枝儿，吹几口，一股烟后，火苗儿腾起了。那两盏绿灯远了些。

心很静，并没因狼而晃荡。和狼打几十年交道了，太熟悉这土地爷的狗了。即使没火，即使手中无枪，即使在空旷无人处，即使狼扑来，他也不怕。对付狼，他有太多的法儿。比如，用桦条打它的腰，待它扑来，瞅中了，只一下，保管它瘫了半个身子；比如，用沙扬，抓了沙，扬去，填它的眼睛，任它多利的牙多凶的爪，瞎了眼，也难动老子一根毫毛；再比如，等它扑时，把桦条插进它大张的嘴，把它的心肝肺肠都搅个稀烂……法儿可多了。任谁，都可以跟它斗几个回合。要诀只有一点，别慌。许多遭遇了狼的，自己先吓破了胆。胆一破，等于就把喉咙伸狼口里了。当然，以上的法儿对付不了群狼。但一般情况下，狼多了不抬羊，更不攻击人。除非，你自不量力，去招惹它们。

一声幽咽的狼嚎传来。那嚎声，仿佛积淀了千年的怨愤。也许，真是冤呢。千年了，都把狼当成敌人，都想斩尽杀绝，却不知它是土地爷的狗。

孟八爷往火中添把柴，侧身卧在火旁。他听得出，那狼真是在嚎。嚎声里，并无进攻的意味，却像村妇哭丧，悠长了声，咿咿呜呜，边嚎边诉。那嚎，是为诉伴奏的。真邪门了。骆驼却如临大敌，时不时突突几声。它在威胁狼呢，等于说：你来，我要啐你，叫你出瘟，烂了你身子。

孟八爷时不时添几把柴，就在那狼嚎和骆驼的突突声里，看到了东方的亮色。

3

远远的，一声威胁的枪响。几峰骆驼踢一路飞沙，追上来了。

是鹞子们。

夜里没刮大风，孟八爷的踪明显地留在沙山间。鹞子们沿了踪，打着骆驼，径直追来。

鹞子骑在骆驼上，端了枪，一语不发。怕孟八爷有武器，他举枪恭候。另外四人，却下了骆驼，慢慢围来。孟八爷冷冷地望着。时至中午了，沙洼里无一丝儿风。他的心奇怪地静，活了几十岁了，值得叫他怕的，也不多了，但他却不想束手就擒。他扔下缰绳，举起桦条。这桦条直溜，滑顺，使起来倒也称手，稍一抡，就满沙洼呜呜声。

四人齐齐后退，吃惊地互相望望。

鹞子冷冷一笑，突地，打一枪，子弹呼啸着，从孟八爷头上过。

大胡子笑道：“你这两手，吓老鸱还成。”他前走一步。孟八爷抖抖桦条，喝道：“你再往前走，老子拨灭你的灯。”“拨灯”是行话，就是弄瞎他的眼睛。

“弄瞎了，你养活我。我正愁活不下去呢，正好，你给找个吃饭路数儿。”大胡子说。四人又慢慢围了上来。孟八爷一抡桦条，舞个棍花。呜呜声又阻住了他们。

“这老贼会拳脚。”一个矮子说。

“拳棒手怕的大力气。一抱子抱住……”大胡子说，“喂，我看你扔了那家伙，老子们不伤你，只弄几个光阴。再招摇，惹怒我们，可要你的命哩。”

孟八爷冷笑道：“穷汉身上弄光阴？羞你的先人去吧。有本事，找那些贪官弄去，欺负老百姓算啥本事？”

矮子道：“你有本事，告那贪官去，踢穷汉的饭碗，算啥本事？”大胡子笑了：“老贼，你以为老子是打劫的？蛇钻的窟窿，蛇知道。老子们，可是算总账来了。”

孟八爷哈哈笑道：“算啥账？老子还没做过昧心事呢。信不？你敢动老子，老子就敢打烂你的狗头。”

“成哩。”大胡子前走一步，“我支给你打，行不？这脑袋，经不住一下，打烂了，你得抵命。”

孟八爷后退了。他知道对方想走近他，一抱子抱住。但要真往脑袋上来一棒条，他也下不了手。

“你打，你打。”大胡子拧出头来。孟八爷步步后退，碰在黄毛柴上。趁他分心之机，大胡子抢住了棒条。

孟八爷双臂较劲，把他像拨浪鼓一样甩来甩去。大胡子吼道：“吃屎货，等啥？”三人一拥而上，捉胳膊抢腿，却仍被甩得东倒西歪。“快，勒绳子。”大胡子叫。一个腾出手，取出绳子，绕到孟八爷的脖子里，一勒，他的身子就软了。几人摁了，捆了手脚。

大胡子笑道：“这老贼，力气真不小。人少了，还真降不住。”

“畜生。”孟八爷骂道。他双眼充血，那眼睛珠子，似要从眼眶里迸出了。

鹞子却凝在骆驼上。骆驼也回过头来，凝望这边。乍一看，很好的一道剪影。

鹞子冷冷地说：“孟八爷，看在五爷份上，以前的账就算了啦。但今后，别坏我们的事儿，成不？剿猫儿的不骗猪，你安分一些，当你的猎人也成，当你的农民也成，别和那喝血贼们掺和，成不？天下有多少不平事，你能管过来？那么多腐败，你能反过来？我们为了活命，杀几个动物贴补一下，你为啥总纠缠不休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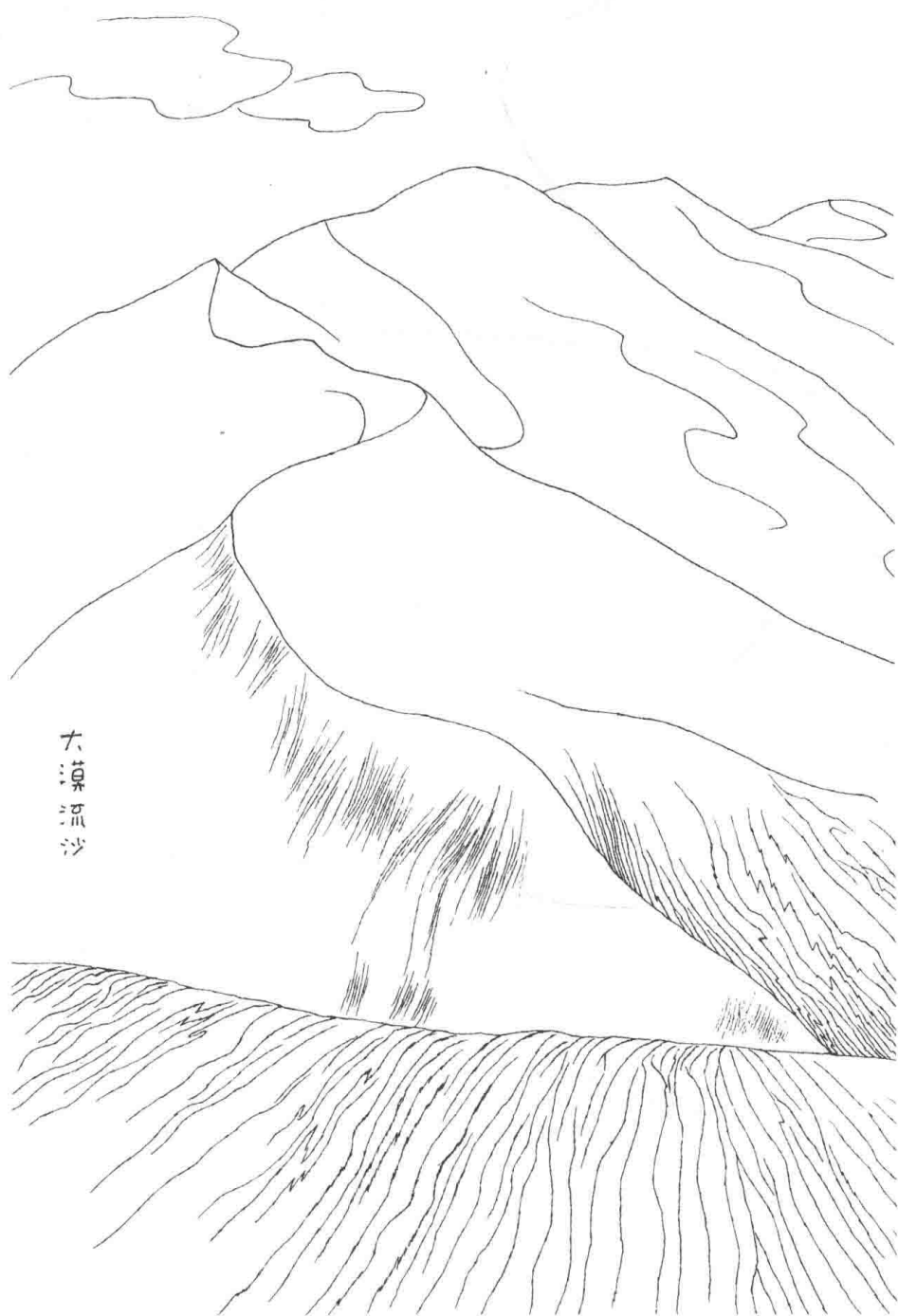
孟八爷笑道：“叫我别管？成哩。能不能再等几年？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几年后，我就进土坑了。想管，也没法管。”

鹞子冷冷一笑，一扬手，一道刺目的光闪过，沙上多了柄刀子。“挑了他的脚筋。”他说。

孟八爷觉得一股气蹿上脊梁。他说：“鹞子，欺负老汉，你连个畜生也



不如。有本事，你和老子单挑，输了，老子自己了断。”

矮子却笑道：“你个松尻子货，想得倒美，叫你尝尝叫沙窝干烤的味儿呢。那时，你才知道土地爷的尿是个泥棒棒儿。”说着，他捡了刀。大胡子却挡了他，说：“我来。那活儿，我可是行家呢，一挑一个准。”抢了刀，走近来，捏捏孟八爷的左脚，用力一挑。孟八爷一声惨叫。那人却朝他挤挤眼，用力揪他一下。孟八爷明白他手下留情了。那刀锋，偏了，割的是小腿肚子，并没有挑脚筋。这疼，他虽能忍住，却仍是直了声，夸张地惨叫，骂些很野的粗话。

大胡子擦擦刀上的血，大声说：“成了，由天断吧。你没粮没水，爬不出去，就当个沙窝里的旋风吧。这是你自己寻的，别怪我们。”

鹞子冷冷一笑，说：“看在五爷面上，那账，就这么结了。死了，也该你当个冤魂。活着，日后嘴头紧些，少当松尻子货。”

“呸！”孟八爷圆睁眼睛。胡须随风里抖着。

五人牵着驮了孟八爷的水和馍馍的骆驼，一溜烟去了。孟八爷吼道：“有种的，你一枪崩了我。”

“想得倒美。”大胡子笑道。

那些人走远了。沙洼里很闷，太阳发出嗡嗡的声音。孟八爷听到了血管的跳动和刀口处一跳一跳的痛楚。那血，已流入鞋中，脚黏稀稀地难受。

想来那大胡子，还偷偷在捆他手腕的绳子上割了一刀，稍一挣，绳子就开了。孟八爷解开绑腿的绳子，卷起裤腿。那伤口不很深，但仍在流血。还好，若真叫挑了脚筋，在沙漠里，非变成干尸不可。只是这刀伤也糟糕，若再流血，也出不了沙窝。最怕的，还是感染。这儿没针没药，一成破伤风，也只要一死了。

孟八爷摸出打火机，从衣襟上解下那个银胡梳子，放火上烧。不一会，银梳就红了。孟八爷咬了牙，把烧红的银梳按在刀口上。一股焦臭伴着滋滋声弥漫开来。烫了几次，孟八爷就一身的汗了。

这也是老先人传的法子，可止血，可防感染。等刀口上的猩红完全变成焦黄时，他撕下一绺衬衣，扎了伤口，仰脸躺在沙上。这阵疼，已把他疼乏了。

很渴。嗓子起干皮了。没了食物，没了水，没了坐骑，受了伤，这在大

漠深处意味着什么？孟八爷懒得去想。他擦擦汗，知道鹞子是借沙漠之手来要他的命。直接杀人，或是干渴而死，在定刑时，显然不一样。鹞子也许是顾忌了这，但也许是不叫他轻而易举地死去，想叫他在临死前，再经一番大漠的折磨和蹂躏……若真叫挑断了脚筋，那只有死了。就现在，能否活着出去，依然是个未知数。

4

下午，起风了，月晕的预言实现了。初时，风不很大，侧了风，行来倒也不甚费力。孟八爷捡了块被野兽撕碎的牲口毛皮，裹扎在桦条上，当拐棍。棍头的面积一大，就能借力了。那左腿，虽没被挑断筋，却仍有种撕裂的疼，使不了大力。孟八爷就将前行的任务交给右腿，左腿只用以支撑身体的平衡，一捞一捞地前行。那包扎处，依然有血渗出。好在不多时，便结了痂，也不用担心会血尽而死。

风大了。风一大，沙就活了。北风从左侧吹来，时不时掀他一下，行来很是吃力。他算算路程，大约走了一半，返回或是前行，距离差不多，就索性前行吧，这路，不会伸长，挪一寸，就会少一寸。只是没水，没食物，尤其是前者，真要命。但也不去想它，困难那玩意儿，越想它，它在心头的分量就越重，渐渐就压垮了意志。一猛心走吧，到啥程度，算啥程度。

沙子开始在脸上抽了。孟八爷脱下羊皮坎肩，蒙了脸，只留个小缝儿看路，由沙子噼啪去。其实，这路，也没啥看的，到处是沙，沿了沙脊走就成。风虽大，沙虽多，太阳却现出隐隐的亮晕，也不会迷路。只是这伤腿使不得重力，一捞一捞，行不多久，腰身就酸疼了。他就背风坐了，歇一会。

风越猛了。没了遮挡的风，掀起肆虐的沙鞭，抽打着一切活物。移动的风沙，像飞动的砂轮一样，能把裸露的皮肤打磨得血肉模糊，能打碎衣服，打烂皮肤，打去所有生的气息。

若有骆驼，叫它卧了，挡了风，挡了沙，人在侧面的港湾里蛰伏，会

安全许多。沙子泼打在驼毛上，滑下，像涨潮的水一样，能渐渐埋了驼身。驼就一下下抖着，浮着，从浮沙里游出来。沙涨驼高。这沙海，想淹那沙漠之舟？休想。

但此刻，骆驼带给孟八爷的，只有歉歉。……但愿能活着出去，生法子给红脸赔骆驼。死倒不怕，亏欠别人的，总是心不安。

这时，北方天空上，又出现了一个怪物，初如黑熊，大似山岳，张着大口，开始吞天，天空液体似的流入它口中。孟八爷知道，这便是沙暴。很快，它就能吞了天，吞了地，吞了一切。上回那沙暴，填了几千亩地，刮折了几百棵树，刮飞了几千只羊。这回的，看样子，也不弱呢。

几尺厚的浮沙流来了。那沙流，上坡，下洼，沿了地势，水一样漫来，极像涨潮时推来的浪。沙子互相撞击，轰轰隆隆，仿佛千百架飞机在叫，天摇地动呢。不亲历，你真想不到，这世上，竟会有马达一样轰鸣的沙流。

孟八爷游目四顾，看到了几丛巨大的梭梭柴。这梭梭，是在下方的一个沙洼里。看沙暴的阵候，要大猛一阵呢，先躲躲再说。他懒得一步步下沙坡了，就握住装烟锅和打火机——这比生命还金贵呢——的口袋，一蜷身，团了身子，滚下沙洼。待更粗更猛的沙鞭抽来时，他已猫在梭梭下了。

孟八爷仍将羊皮坎肩顶在头上，尽量将身子缩成一团。这样，就可以减少沙鞭的抽打面积。

若有皮袄就好了，翻穿了，毛朝外，任沙鞭抽去，抽个千年万年也成。动物的皮毛是天生叫风沙抽的。人做的衣服，多结实，也经不了几下，很快就会叫沙鞭打毛，打烂，打成缕缕布丝儿，叫风抢了去。好在还有羊皮坎肩，面积虽小，用得巧了，也能顶大用，加上梭梭柴的缓冲，就减了沙鞭的许多力道。

那怪物，吞一阵天后，就原子弹一样爆炸，瞬间便充斥了天空。千万条金蛇在天空乱舞。沙子啸叫着自天而降，到处是鬼影，到处是沙鞭，到处是怪啸。太阳不见了。大漠不见了。天地不见了。一切都不见了。

孟八爷粗粗估算一下，那流沙，一时半时，还埋不了梭梭；就驼一样卧

了，伏下身，头顶坎肩，摆出一副坦然受刑的架势，由你老天爷的沙鞭抽吧。你有你抽的能耐，我有我受的法儿。

也懒得去看天了。沙暴的表演，不看也知道：风沙拧成箭，密密地射；或是再猛些，把沙丘卷上半空，打散了，暴雨似的泼下。此外，你还能玩个啥花样？索性闭了眼，由你表演吧，身子则一下下抖着，抖去沙子，像骆驼那样，永远地浮在沙上。许多人，不懂这法儿，不等明白过来，便被埋入沙漠，变成干尸了。

充斥天地的怪啸淹没了心。那是死亡的声音：沙的移动声、碰撞声、啸叫声，黄龙的嗷嗷声、魔鬼的狞笑声、天空的破碎声、大地的吱哼声、沙打羊皮声、柴棵摇曳声……各种声演奏着一个主题：死亡。

这乐曲，会把死亡带到它权力范围内的任何所在。它会压了田，压了地，压了庄稼，压了村落，压了绿色，压了希望……最后，压了心。

孟八爷抖落着掠过柴棵想掩埋自己的沙，“水”涨船高，他也成沙漠之舟了。听了一辈子“死亡”之声，它已吓不了自己。由你抽吧，由你叫吧，你多凶，也吹不熄太阳。有了那悬在空中的隐隐的亮点儿，就能活。

5

太阳才悬上沙山，风就小了。闲风怕日落。仿佛那风，是朝太阳发威的，一没了太阳，风沙也懒得显示自己的强大了。

孟八爷爬起身。那沙山沙洼，已叫风沙重塑了一遍，大变样了，梭梭柴倏然矮了，好长的一截叫流沙埋了。若不是孟八爷效法骆驼，此刻，正在黄泉路上蹦跹呢。

那羊皮坎肩，叫沙打毛了。衣服的好几处，变得丝丝绌绌。记得一个乞丐唱过：“那绫罗绸缎，我穿它干啥？穿丝丝挂绌绌风流潇洒。”现在，孟八爷也风流潇洒了。他笑着晃晃脑袋，再仔细看看，还好，裤子囫圇着。这就成。幸好有羊皮坎肩，不然，那脑袋，怕也给抽成血葫芦了。

外衣的脊背叫沙打烂了，用来网鱼儿，说不准还能起点作用，当衣服穿，就不称职了。没啥，衣服本就是往烂里穿的，烂了就烂了。

腿倒是不太疼了，血也没再流。这就好。他扯几截被风打现成的绷带，像“八路”那样打个裹腿，试着活动一下，还好，比刮风前好多了。

风一住，天就晴了。那风，想来把云也刮精光了。一入夜，星星就出来了。那是晴透了的天。这沙漠，像川剧的变脸，一眨眼，就另一个样子。有了那勺子形的北斗星，就不会迷路了。孟八爷决定赶夜路。

只是，肚里空了，那肠子呀，心呀，都给无形的绳儿吊起了。整个胸腹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这难受荡呀荡呀，就荡向全身，把精力也荡了个精光。还渴得厉害，嘴唇起了干皮，舌头成了干肉，动来，很是费力。若照镜子，那嘴，定然是个干干的黑洞。若是有水，尽兴地牛饮一番，比当神仙还快乐。但这念头，还是不动的好。一动，每个毛孔都叫起渴来，但也用不着怕，膀胱里还贮了些水。渴极了，用一点，一时半时，还成不了干尸。

孟八爷穿了坎肩，也穿了丝丝缕缕的“潇洒衣”，拄了棍子，沿了沙脊，一步步挪去，挪一阵，歇一会，歇一会，再挪一阵……好在月亮没被风沙吹落，它脖里也不再挂那晕圈，预示着明天是一个好天。

因风后浮沙多，脚时时下陷，很是吃力。那伤腿，也一晕晕疼了，但还能走。若是真叫挑断脚筋，就只有爬了。孟八爷很感激那个大胡子，他为啥手下留情呢？这甚至算得上救命了。

渴。饿。那渴饿，汇成旋风，在心里荡来荡去，把骨头都荡酥了。身子这辆破车，没汽油了，踢零咣啷，发出破烂的声音。他是挨过饿的，耐饿的本事比常人强。六〇年那次，他都肿了，眼里老冒金花，气丝儿就要断了。他挣扎着起来，一枪打死个乌鸦，才救了命。人说乌鸦吃死人，吃不得。吃死人怕啥？总比饿死强，此刻，能有块乌鸦肉也成。那肉，带点儿酸味，不好吃。但此刻想来，那是怎样的美味啊！早知道会被抢去，就把那些馍馍都吃了，把那些水都喝了。这念头，很荒唐，但这是多么奢侈的荒唐呀。

夜风吹来，凉飕飕的。这凉，虽不能消解渴意，但品来，仍很亲切。这

便是夜行的好处了。孟八爷仰脸向天，连吸几口，叫凉意充入体内，抵挡渴去；抵不了渴，就冲那燥去；冲不了燥，就在腔子里荡去。但那饿，却实在太逼人了，前心都贴到后背了。他发现，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没趁天亮，摘些酸刺果儿充饥。那酸酸的甜甜的果儿，此刻想来，真是享受呢。口舌因之而润泽了些。老糊涂了。他埋怨自己。

但马上，他便想起：沿了这道，直通了去，有片很大的沙枣林。那沙枣，虽不像老顺家的那样有很厚的肉头，但充饥没问题。而且，沙枣很繁密，随便一捋，就是一大把。而且，记忆中的沙枣林阔，离这儿并不远。

孟八爷加快了步子。

6

摸黑吃了一捧沙枣，又捋了一堆，脱下贴肉的汗褂儿，把沙枣兜了，就当不了饿死鬼了。只是这沙枣涩，吃几个，嗓中便越加燥得难受，舌上也有了一层厚厚的沙状物。饿虽消解了，渴却愈加汹涌，把心也腌了。

倚了沙枣林，迷糊片刻，天就亮了。

这林阔，还是农业社时栽的呢。那时节，爱战个天呀，斗个地呀，汉蒙人民团结起来，在沙漠里留个“宏图”呀。别的“宏图”，都没了，只这沙枣林，留了下来。这树，耐旱，根扎得深，叶上又有沙状的粒儿，能保水分，就活了下来。还因了它们的活，许多沙丘死了，梭梭呀，冰草呀，沙米呀，酸刺呀，趁机占领了沙丘。

天亮了。

孟八爷掏出个塑料袋儿，上了沙丘。夜里晴透了，早晨的冰草上就结了霜。孟八爷用指甲刮几下，用嘴唇抵抵那亮亮的粉状物，一抹冰凉的水感就沁入灵魂里了。这法儿，还是张五教的呢。一叶冰草上，刮下的霜花，一化，就有一粒水豆儿。这水豆儿，虽小，但总是水豆儿。一个水豆儿，两个水豆儿，三个水豆儿……几十个水豆儿，就能润润嘴唇。在远离海子的沙洼里，除了